

有个和我一样学心理学的哥们，专门做跨文化方面的研究，他总是跟我说：“也不知道老外是怎么想的，反正他们找的中国女朋友都贼难看。”我以小人之心猜测他这么说，一半是出于嫉妒，哈哈。我从来不认为东西方的审美观是冲突的，但在个别问题上，还真的有些例外，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看法简直迥异得离谱，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天壤之别”。

去年夏天，我到越南旅行。初到河内时，发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大街上的妇女无一例外地用白纱把脸和手臂包得密密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别误会，她们并非因为宗教信仰，也跟埃及的法老没

什么关系，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她们不想被晒黑。经常会有当地人羡慕地对我说：“你真白啊！”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真漂亮！你真高贵！”也因为我白，他们总是想把我猜成是有钱的

“一白抵三俏”，我小学时从山东奶奶家过完暑假回上海，隔壁阿姨的眼睛是雪亮的，她对我妈说：“要死快啦，伊都黑人差不多了，一看就是乡下出来咯。”

所以，当我去年晒成

要晒黑还是要美白

虬 虬

日本游客，但又对我的高个子很犹疑，最后变成了半生不熟的韩语“按捺哈塞腰”。

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并且要一路去往越南南方时，大家都直摇头，说：“南方晒死啦！”不幸被他们言中了，西贡果然热得够呛，更不幸的是，等我跋山涉水到达那里时，已经黑得跟炭条似的了，再也没人夸我白，全都没好气地猜我是不是从菲律宾过来找工做的。东方人的审美观是

一个黑人从越南回来，然后怀着万分自卑的心情到欧洲公干时，突然惊喜地发现了两件事情：一是几乎大部分的人夏天都在度假，基本上不用我干什么活儿；二是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想去有太阳晒的地方，我的肤色竟然又受宠若惊地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哇，你看上去真时髦！”“我也想度假回来晒成你这样的颜色！”

对于恨透了自己苍白皮肤的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艳阳下的海滩听起来更诱人了。我的法国朋友惊讶于中国满大街的美白产品，她说在欧洲根本没见过有卖的，那里全是“晒黑系列”。恐怕白皮肤的奶奶一辈才是走到哪儿都撑把小阳伞，晒到一点点太阳，就大惊小怪地生怕别人认为自己刚去种过地。现在的欧洲人，都以拥有麦色皮肤为傲，以能在海滩日光浴为时髦，觉得白煞煞的肤色看上去又土又不健康；甚至于有的人因为没时间或没钱去海边，但出于虚荣心，人工把自己晒得跟煤堆里刚扒出来一样，好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去度过假了。

你也许同我刚开始一样对此很不理解，但假如你知道奥斯陆一年里有多少天是完全见不着太阳的；或者，当你在七八月份柏林的夜晚，惊奇地发现人们正围着羊毛披肩，在点了取暖灯的露天酒吧里聊天时，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对阳光趋之若鹜。

大夏天里，要想订从凉爽的北欧到炎热的南欧去的机票真的“比登天还难”；火炉般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了最抢手的度假胜地；而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堵车似乎成了家常便饭，隔着车窗，前后左右全是拖家带口到海边去晒太阳玩儿的。

为了让无法出远门的人们照样可以享受阳光沙滩的快乐，布鲁塞尔和巴黎等大城市的河边，还会在夏天出现人造沙滩。下班后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躺着，假装在海边享受日光浴。这个时候，法国朋友都会小心翼翼地问我：“你确定不需要把遮阳伞吗？”我一咬牙，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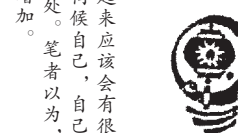
老实说，半糖这个词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它的准确含义，还是在编辑那期《新词，你了解多少》的版面时，才查阅了相关资料，

前天，在茶楼又听到了S·H·E的《半糖主义》：“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若有似无的甜才不会觉得腻。”一起去的文友朱女士感慨万千：呀呀，歌词写得太好了，就像这杯咖啡，没糖太苦，方糖加多了甜得腻人，对身体也不好。

朱女士和先生结婚12年了，从没分开过，彼此熟悉得闭上眼睛可以数清对方身上的汗毛，真的像常言说的那样，摸着爱人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涟漪也不起了。而俩人的性格一个好动，一个好静，给时尚杂志写专栏文章的朱女士感情细腻、前卫，喜欢逛街、淘宝、蹦迪、泡吧；而先生却喜欢在家中安静地写书法、画国画。朱女士一直期望改造对方，十几年过去了，非但没有改造成

多标准和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领导自己伺候自己，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上司和下属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笔者以为，一旦全社会都这样做了，人们的快乐感就一定会增加。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功，双方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甚至出现了感情危机。

去年底，朱女士参加某时尚杂志在巴黎举办的写作笔会，事实上就是度假，同时让作者们感受一下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摩登气息。一向很“没心没肺”的朱女士却在第三天突然想念起了家里的“老夫子”，冷餐会上的法式佳肴和精美西点再也刺激不了她的味蕾，回到宾馆，立即煲起了“电话粥”，电话那端也响起了久违的“腻歪劲儿”。

回来后不久，朱女士就将房子重新布置了一番，在自己的书房里安置了一张沙发床，平时写作累了就不再去先生的房间，只是在双方都有激情时再自然住在一起。而每一次的相拥，他们都努力精心设计，给对方一些惊喜。

朱女士将她的感受写在“博客”上：“不光是爱情，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国有一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与半糖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点亲密，有彼此的关心，但又不会太近，不会妨碍他人的私密空间；比如我们对事业成功的追求，应该努力争取，顽强拼搏，但又不急功近利，不奢求强求；比如我们对情感的向往，应该懂得珍惜，好好把握，但不束缚他人，给对方足够的自由快乐；比如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甚至我们

元宵灯谜

武 璐
面壁
(成语)

昨日谜面：晚来弄水洗残妆（字一）

谜底：浆

(注：“夕”扣“晚”；底字左上角扣“残妆”)

忘记哪位哲人说过：一座桥，其实就是一尊脊梁。而今，我正在一个“脊梁”上，确切地讲，我正乘车从一座桥上通过。这座桥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天堑上修建起的第一座特大型公路、铁路两用桥。

坐在车上的我，手上正摊着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恰恰提到的就是这座桥：不久前，相关机构检测，经铁路职工精心养护，武汉长江大桥原定10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现在看来还可再用100年。

这座建于50年前的大桥，背负汽车、火车、行人50年了，而今，还可以再使用100年。我不得不得张大了嘴巴。

这是真的吗？

好的干群关系、营造起和谐的氛围吗？答案看来是否定的。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大街北端有一家超市，南端也有一家超市。客源主要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因此总量基本保持恒定，一个超市的客流多了，必然导致另一个超市的客流少了。

从商业环境和商店设施来看，两家超市旗鼓相当，看不出谁有优势。但一段时间以后，北头超市的客流明显超过南头这家。是什么造成这个结果的呢？看不出来。

后来我到北端超市购物，发现购物小票上列出的收款总数，凡是不足一角的尾数，舍弃不要，让顾客占了便宜。

我原来都在南端超市购物，那里结账，不足一角的尾数采取四舍五入，看起来“两不欠”，公平交易。但这和北头那一家一对比，显得南头超市有点小家子气，似乎是斤斤计较，远没有北头那家大气。

有了这种印象，自然使顾客会联想到，商品的质量、价格、商店的服务立场上，一定也是北头超市大气，南头超市小气。日久人们便固定了这样的成见：到北头超市购物，总比到南头去放心些。

一点点细节，竟决定了两个超市的顾客流一大一小。

的穿衣打扮，一日三餐，都应该学会“半糖”——不过分、不过度、刚刚好，这样才会最好地摒弃生命里的‘苦’，品尝到生活中的‘甘’……”

朱女士的文字代表了城市里一大批小资或正在奔往小资路上的白领丽人的想法，她们绝对排斥贫穷，太苦的日子会使人沮丧失望；但有房有车的生活一旦拥有，过甜的日子就容易让人不识甜为何物，不懂珍惜。特别是在夫妻感情归于平淡的时候，反而怀念起艰苦日子里的如胶似漆。于是纷纷感慨：也许生命的最佳状态就是不回避烦恼与苦难，并学会给自己的日子

多些“自己”

陈洪锦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在南京吃早饭时谢绝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当一不小心两片面包掉在地上后，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坚持自己取食物、自己捡面包，默克尔的这两个“自己”，一定是长期以来坚持这么做，从而成为了习惯。

不由得想起前两年网上“好评如潮”的一张照片。温家宝总理深入农村调研时，自己撑伞走在泥泞乡间小道上。这张照片在网上发布后，网民很是感动，纷纷上帖。一张照片之所以如此触动民心，这是因为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都映照出他的综合素质。眼下在有些地方，少数干部官老爷作风太浓，往往大事做不了，好事做不多，本应自己做的盛饭、取物、撑伞、开车门等小事还让别人做。这样的干部能赢得民心、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营造起和谐的氛围吗？答案看来是否定的。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不知道这“快乐国家”是怎么评出来的，想起来应该会有很多标准和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领导自己伺候自己，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上司和下属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笔者以为，一旦全社会都这样做了，人们的快乐感就一定会增加。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不知道这“快乐国家”是怎么评出来的，想起来应该会有很多标准和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领导自己伺候自己，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上司和下属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笔者以为，一旦全社会都这样做了，人们的快乐感就一定会增加。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不知道这“快乐国家”是怎么评出来的，想起来应该会有很多标准和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领导自己伺候自己，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上司和下属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笔者以为，一旦全社会都这样做了，人们的快乐感就一定会增加。

有报道说，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常常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不是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在全球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中，丹麦名列快乐国家之榜首。

不知道这“快乐国家”是怎么评出来的，想起来应该会有很多标准和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领导自己伺候自己，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上司和下属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笔者以为，一旦全社会都这样做了，人们的快乐感就一定会增加。



欢乐和谐迎特奥

黄伟助

今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忙碌和欢乐中度过的，因为我们迎来了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摄影志愿者，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同济北苑小区，为了拍摄土耳其特奥代表团走进五角场社区与市民联欢的情景。小区腰鼓队的大妈对我说：“我们也是志愿者，今天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自远方来，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们一定要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

“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上海体育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立刻舞起了两只巨大的狮子，咚咚锵！震天动地的锣鼓喧天，大妈们将欢迎远方朋友的火一样热情，全倾注在锣鼓中。依次走下大巴士的土耳其特奥代表团官员、教练员、运动员立刻融

化在欢乐的海洋中，他们的表情也由严肃、拘谨转为奔放而热烈，不少人甚至上前跳起舞来。人群中，一个漂亮的土耳其姑娘特别引人注目，她有一头美丽的鬈发、深幽的大眼睛，她从大妈手中

接过鼓来，熟练地敲起来，同时大声地说：“I know I can.”我马上拿起佳能数码相机，迅速聚焦……

来自复旦大学的土耳其留学生，也是这次特奥特别志愿者娜沙告诉我们：在土耳其人们也喜欢击鼓，在举行婚礼和喜庆节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习俗——一边击打腰鼓，一边跳舞。虽然我们相隔很远，却拥有和谐一致的心跳，虽然我们不尽相同，因内心愉悦而绽放的微笑，足以跨越天赋的差异，跨越国家、民族和肤色的不同……



年的大桥坍塌了；一艘船只那么向桥墩上一碰，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就长虹跌进了水波里……那些所谓的“百年大计，安全第一”都到哪里去了？

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缺钙！钙质流失了，骨头的硬度就大打折扣。这“钙质”是什么，相信大家

都明白。

武汉长江大桥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甚至是一面“照妖镜”，用它照一照现在的某些桥，那些所谓的桥们还能称之为“桥”吗？

一个缺少“钙质”的民族是肩负不起历史使命的，一个缺少“钙质”的脊梁是背负不起明天的。

看样子，是到了我们应该集体补钙的时候了。

